

现实的和平

〔美〕理查德·尼克松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现实的和平

〔美〕理查德·尼克松 著

陈杨 杨乐 译 程镇球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Richard Nixon
REAL PEAC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4

据美国利特尔 布朗出版公司1984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马可铮

现实的和平

〔美〕理查德·尼克松 著

陈杨 杨乐 译 程镇球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怀柔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3.25 字数：65,000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书号：3003·1696 定价：0.36 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最新著作。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他为西方——尤其是美国政府设计的世界政治战略。作者指出，由于核战争拥有巨大的破坏力，美苏两国都难以承受一场新世界大战的严重后果，因此两国必须在“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前提下建立新的关系。作者在批驳了“超级鹰派”和“超级鸽派”的种种论调的同时，阐述了他关于“现实的和平”的主张，即：美苏两国之间达到和保持军事力量平衡，在相互威慑以防止爆发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加强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联系，促使苏联集团内部发生和平演变。作者详细论述了北约各国和日本为此应当采取的政策。作者在“中国”一章中从全球战略角度探讨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从长远来看，必须加强中美经济合作关系。作者认为当前苏美争霸最激烈的地区是第三世界，对此他阐述了美国应当实行的政策。在最后一章中，作者在“和平竞赛”的标题下提出，美国应在遏制的同时，通过扩大文化和思想等方面的交流，来促使苏联集团内部发生演变。

尼克松是一位从政几十年的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他的思想和观点，在当代美国统治集团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本书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美国的战略思想和外交上的策略考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 录

1	和平的神话
14	谋求现实的和平的钥匙
50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日本
62	中 国
67	第三世界
86	和平竞赛

和平的神话

除非美国和苏联之间建立起新的关系，否则世界上不会有真正的和平。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这两个超级大国都经不起彼此交战。它们各自的军事力量如此庞大，以致战争作为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已经过时。对于双方来说，一场全面常规战争或核战争的代价将远远超过任何可以想象的好处。

在十九世纪，德国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称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那时候，各国领导人利用战争或战争威胁作为最后一着，迫使对手让步。

如今，对于超级大国来说，使用这最后一着就等于自取灭亡。在核战争的时代里，如果用战争来继续我们之间的政治争执，那就意味着我们现有文明的中断。

战争作为一种选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和平是今后的唯一选择。目前，我们处在和平与战争之间危机四伏的真空地带。人们越来越担心我们的军事实力已扩大到失去控制的地步，我们的政治分歧已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

形势是危急的，时机是宝贵的。美苏两国领导人必须抓住时机，为和平而实现重大的突破——不是神话般的完美的和平，而是现实的和平，是在对严峻的现实有着共同认识的基础上的和平。这一现实是，美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不可

调和的分歧，但为了生存下去，它们必须在战争以外找到处理这些分歧的手段。

世界大战，无论是常规战争还是核战争，决不能再次发生。核裁军运动中最为荒唐而危险的谬论之一是，没有核武器，世界就肯定要比现在好些。第一次世界大战堑壕战的幸存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或日本躲过盟军燃烧弹的人们，或从苏联最近在老挝进行的化学战中死里逃生的人，都可以证明常规战争有其独特的恐怖性。

我们害怕核战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决不能因此而看不清常规武器的破坏力越来越可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常规武器使1,500万人丧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们使5,400余万人毙命。再打一场使用常规武器的世界大战，伤亡人数将大为增加。我们必须正视事实，在新的世界大战中，无论是常规战争还是核战争，不会有胜者，而只会有败者。1969年，夏尔·戴高乐在凡尔赛与我会晤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失败了，两个国家被打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核优势曾是阻遏苏联对西欧发动常规战争的关键因素。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优势。虽然战争作为执行政策的手段已经过时，但是战争使用的工具必须继续为维持和平发挥作用。军事威慑，包括核部队，是持久和平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当双方的牌不相上下时，潜在的侵略者可能会把双手放在桌上，而不暗中捣鬼。

互相矛盾的是，战争虽已过时，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却一直处于战火之中。就在1933年的夏天，15场战争、20来起小规模冲突正在世界各地激烈地进行着。二次大战以来已发

生了140场战争，吞噬了1,000多万人的生命。大多数是局部冲突，发生在第三世界，有些国家为了宗教或领土的原因而交战，有些国家的人民起来反对不得人心的领导人。然而几乎所有的冲突都笼罩着超级大国对抗的阴影。

有些是苏联挑起或加剧的；另一些是美国为反对共产党侵略、保护自身利益而插手干预的。只要两个超级大国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各自的利益和责任，每一场小规模战争都酝酿着世界大战。任何一个游击队员，无论他的事业如何默默无闻，他的国家多么偏僻遥远，全世界都会听到他的枪声。因此，两个超级大国要实现彼此间现实的和平，就必须考虑到世界各地的所有冲突，以及导致冲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紧张局势。

要实现现实的和平，不是靠什么神术仙方，象希望之乡^①或圣盘^②那样，会突然“发现”，永世长存。现实的和平是一个进程，是处理和约束互相竞争的国家、制度和国家间相互争霸的冲突的连续不断的进程。和平不是冲突的终结，而是人们与冲突共存的手段。一旦实现了和平，就必须时时加以关注，否则就难以维持。

把现实的和平与完美的和平混为一谈，这是危险而常见的谬误。理想主义者渴望看到一个没有冲突的世界，国家间的所有分歧都克服了，所有的野心都放弃了，所有咄咄逼人或自私自利的冲动都为个人和国家的善行所取代了。然而，这样的世界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出现。

① 指《圣经》中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土地——迦南。——译者

② 指传说中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所用的餐盘。——译者

鉴于人性的现实状况，完美的和平只能在两个地方实现：在坟墓中和在打字机上。完美的和平在印刷品中到处可见。它是诗，是报刊社论唱的高调，是用漂亮的言词描绘出来的一些美好想法。而现实的和平却是现实世界实实在在的产物，出自那些脚踏实地、深思熟虑的领导人之手，涉及本国利益时，这些领导人是坚定不移、寸步不让的。

那些在打字机台上、而不是在谈判桌上实现和平的人，可以享受和平缔造者之名，而无须处理这一混乱世界上存在的现实国际外交中的各种复杂问题。他们认为，实现和平的唯一障碍是缺少象他们所说的那种毫无私心、充满理想的领导人，缺少那些为了实现世界和平而愿把狭隘的民族利益撇在一边的领导人。他们希望，在当今这个时代中，谋求自身利益这个开天辟地以来的历史的动力，将完全消失。

完美的和平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因此，它在一个充满绵延不断的冲突的世界里没有实际意义。要有和平，它就必须与人们的野心、自尊和仇恨同时存在。不考虑到这些，和平将不能持久。

只有牢记两条十分重要的真理，我们才能应付现实的和平的挑战。

第一，冲突是世界的一种自然状态。一些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必然会不满足于已有的东西，而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取得更多的东西。另一些国家将会抵制图谋扩张的国家。到头来，这些国家将会发生冲突，如果不能和平解决这些冲突，它们将最终试图用暴力来加以解决。

第二，只有当一个国家认为侵略有利可图时，它才会这样做。从反面来说，如果从长远看来，侵略的弊大于利，这

个国家就会缩手不干。

因此，除非人性改变，要在这个由互相竞争的国家组成的世界上实现实际而持久的和平，唯一的途径是使战争无利可图。

目前，和平的大部分障碍来自苏联的扩张主义政策。但是，西方也有人阻碍谋求和平者的工作。其中少数人故意设置障碍，他们效忠于谁，动机何在，是一清二楚的。而那些无意中起阻碍作用的人，却更为危险得多。

列宁充分意识到天真的西方人可以给共产主义事业帮大忙。他轻蔑地称他们是“有用的白痴”。这些人往往出于无知而不是预谋，就我们所面临的极其复杂的问题，一本正经地提出简单可笑的答案。这是些涂写口号的人们，他们的思考和分析能力往往不超过汗衫或汽车保险杠上的标语的水平。“要仁爱，不要战争”，“你不能用核武器^①拥抱你的孩子们”。“要和平，掀喇叭”，这类胡言乱语大多没有什么害处。遗憾的是，这些有用的白痴并非个个只是为了和平搞搞游行、掀掀喇叭而已。他们之中有些人在我们的大学里任教，有些人是报刊的专栏作家，另一些人在电视里高谈阔论。

面对现代世界的纷繁复杂的问题，他们迷惑不解，想从简单的答案中寻求安慰。他们没有认识到，每一个复杂的问题都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往往是错误的。

建设现实的和平是一项十分艰难而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① 英文里武器和手臂是同形词。——译者

因此，毫不奇怪，有些人爱走捷径，似乎这样就能使他们很快地毫无痛苦地达到目的，也不用付出多大代价。而这些捷径从来都是走不通的，我们也不应该期望它们能够走通。

每个人都心里明白，靠“发财捷径”这类书发财的只是书的作者。但是，正如此类捷径层出不穷一样，“和平捷径”的方案也是花样繁多，颇具诱惑力。

这些都是有关和平的神话。神话是人们对他们并不理解的事物编造出来的故事。古人想出神话来“解释”电闪雷鸣和季节变化；今天，许多人编造神话来“解释”国际关系。对于我们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困境感到迷惑不解的人们从这些神话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可是这些神话具有双重危险性：它们能够分散和搅乱我们的领导人的思想，阻塞决策的渠道；某个神话偶然也有可能真的成为官方的政策。

裁军的神话。在有关和平的神话中，要数这类神话的历史最为悠久，最为历代理想主义者所喜爱。裁军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不合乎逻辑的，它把人们的意图与人们实现其意图的手段等同起来。因此，在整个历史上，裁军的思想时而吸引着谋求和平的人们，时而使他们灰心失望。

“裁军鼓吹者”——即那些危言耸听，把军备竞赛视为世上邪恶之首的人——认为，战争的起因是武器的**存在**，而不是导致使用武器的政治紧张局势。由于这一概念从根本上错了，他们对和平所抱的最良好的希望就成了一张酿成国际灾难的处方。

我们如果要在实现现实的和平的道路上取得任何进展，就必须承认以下事实：战争起因于未获解决的政治分歧，而不是武器的存在。进行军备控制谈判而不同时处理其它国与

国之间的問題，那就成了治标不治本、让疾病肆虐的典型例子。就好比医生不用青霉素、而用阿斯匹林来治疗肺炎一样。

二十世纪为数甚少的军备控制条约之一是于1922年在华盛顿海军会议上签订的。当时，美国、英国和日本同意限制各自的海军力量，三国战列舰的比例定为5:5:3。此外，日本和8国订约，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但是，日本在远东的野心及其对西方列强的憎恨都远远超过了它在自己签署的协议中所作的承诺。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的美国海军部队。

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是日本和德国的领土野心，而不是扩充军备。德、日军备的扩充是它们抱有领土野心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目前的军备竞赛在苏联和自由世界之间展开，前者象昔日德、日那样野心勃勃，后者决心不再放松警惕，遭人袭击。只有先对这一冲突寻根究底，军备控制才会有意义。

防止核战争浩劫的可靠途径是销毁一切核武器。但是，完全的核裁军只是一场无法实现的梦想。原因很简单：核武器的道理简单。政府、恐怖分子、以至大学本科生都了解制造核武器的物理原理。几乎所有现代国家都能够获得制造核武器的原料。

有些人饥不择食，或天真之至，他们建议成立一个国际组织来销毁核武器，并确保今后永不制造。这样一种组织必需参与世界各国政府的内部活动，所以它本身将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到头来也是最危险的机构。要防止制造核武器，就必须要有着一股难以置信的巨大的政治力量来发挥影响。这

股力量将是如此庞大，地球上的生活的特性将因此而改变。正象十七世纪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一样，裁军鼓吹者实际上主张我们必须把自身和我们的自由权利交给某个国上之国，以便它能够使我们在都拥有核武器情况下不会互相吞噬掉。

裁军鼓吹者竟会建议成立某种稀奇古怪的“世界政府”，说得尽量客气些，这表明他们中大多数人生活在梦幻世界之中，似乎国家间的问题可以由国家政府之外的某种组织加以解决。上述幻想是一种辐射病。用肉眼直接观看原子爆炸就有可能因辐射而变成瞎子。看来人们思考核武器问题太久了，也会变成智力上的瞎子。

核武器将要存在下去。我们必须学会面对我们已经了解的事实，而不应该假装不知，白费力气。我们虽然不能够消除核武器，但在防止使用核武器方面却大有可为。我们只有学会与对手和平共处，才可能学会正确对待核武器。

世界政府的神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使5,500万人丧生。劫后余生的军人们一回国就听到关于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的喜讯。当时，每个人都希望今后我们将通过这个新的组织就彼此的分歧进行辩论，而不再动武。

可是，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带来的希望是虚假的。为了把人类要求和平这一充满理想的愿望变为现实，国联和联合国都曾经作出高尚的努力，但它们都失败了。人们把联合国设想为战后维持和平的机构，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联合国既不能制止战争的爆发，也不能在战争爆发后使其结束。一位专家的结论是，在1946年至1977年期间发生的93场互不相关的冲突中，联合国就40场冲

突进行了有限的辩论，对其它53场没有进行任何辩论，并且对上述任何一场冲突的解决都未能作出重要的贡献。

许多国家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富有聪明才智和献身精神，他们是本国的杰出代表。总的说来，联合国在诸如卫生和救济饥民等领域内从事着重要的工作。在最好的情况下，联合国为较小的国家提供了一个表示其见解和不满的论坛，否则，在这个由超级大国主宰的世界上，它们可能会被撇在一边。但在最坏的情况下，联合国往往变成苏联及其卫星国和同伙的宣传工具。联合国大厅反映的是歪曲了的事实，热爱和平的俄国部队是应他们的受害者的“邀请而来的”，支持和煽动恐怖活动的行为却成了“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联合国就好象是乔治·奥威尔在《1984年》一书中所描绘的世界，在那里“战争即和平”，“自由等于奴役”。联合国有时轻蔑地责备美国，有时却对苏联的干涉熟视无睹，从而使许多冲突更趋恶化。联合国大厦前飘扬着160面旗帜，飘得最高的是双重标准的旗帜。

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都不愿把涉及其根本利益的问题提交这个论坛来审议，因为它的意见可能被较小的国家所否决。联合国的失败表明，国际问题必须由各自主政府通过谈判来解决，否则，问题将得不到解决。

通过贸易实现和平的神话。乐观情绪就象希望一样永无止境。在历代领导人里面总会出现一些永恒的乐观主义者。他们说，如果咄咄逼人的对手彼此通商贸易，他们就不那么好战了。俄国革命爆发后5年，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说，同苏联做买卖将会“消除布尔什维克主义凶暴劫掠、不开化的一面，这比任何其它方法更为可靠”。许多西方人纷

纷纷表示同意，他们切望同这个新生的共产党国家搞所谓的“和平共处”。西方商人争相挤入苏联市场，希望它是一个大有油水可捞的新市场。俄国人用恩赐的态度向西方制造公司颁发了300多个“特许证”。所有这些公司最终都被赶出了苏联，当然，在此之前苏联工程师早已研究和抄袭了这些西方的工业技术和工艺，并在三十年代斯大林领导的大规模工业建设中予以应用。

上述二十年代的首次经济合作并没有使西方和苏联接近一些。但它确实帮助苏联成为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

然而，今天有许多人，尤其是西方商业界人士，同意劳合·乔治的观点。他们的乐观态度固然可嘉，但这种乐观仍是建立在错误逻辑基础上的。通过贸易实现和平的方法过去没有奏效，现在也不可能成功。正如1967年康拉德·阿登纳在去世前不久对我说的那样：“贸易就是贸易。”国家之间建立贸易关系是为了赢利。可以预料，任何一个怀有侵略野心的国家都将使用所获得的利润来为其野心服务。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昔日的通商国互相交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和美国有贸易关系，这是两国自十九世纪以来精心建立起来的。德国同遭其入侵的各国都曾有过广泛的贸易来往。

日、德两国的领导人最终发现，他们的不满和领土野心比他们维持和平及与邻国和平通商的愿望强烈得多。他们认为，与和平相比，战争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因此，他们走向战争。他们的选择证明，正如武器只有在用来解决政治分歧时才是危险的那样，同对手的商业来往只有在成为旨在减少政治分歧的更大格局的一部分时，才会有助于和平。

否则，跟一个搞侵略扩张的国家通商贸易等于火上加油，最终会把自己烧成灰烬。

通过友谊实现和平的神话。那些有用的白痴，有的不信任领导人，有的太信任他们了。后者认为，只要领导人互相会晤，彼此结识，和平就会自然而然地到来。他们认为，国际冲突主要是由于误解和缺乏交往造成的，因此，他们以为，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友谊必将带来国家间的友谊以及使世界走上正轨的条约和协议。

无论在本世纪或其它世纪，事实从来就不是如此。伍德罗·威尔逊的第一任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认为，如果各国同意进行友好的会晤，解决彼此的争端，战争是可以防止的。他和30个国家签订了条约，制订了防止战争的办法。但过后不久，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保证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但这并没有阻止或推迟它入侵满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于1941年入侵苏联，撕毁了签订了两年的希特勒—斯大林互不侵犯条约。

历史是一个可悲的、撒满各种撕毁了的条约的垃圾场。可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依然相信，外交的实质就是最高级会晤、国宴、华而不实的祝酒词、热泪盈眶的拥抱和庄严的签字仪式。他们深信领导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十分重要。当他们打开电视机，在晚间新闻节目中看到两个“昔日”的对手笑容可掬地互相碰杯致意时，他们心潮澎湃。

新闻界常常错把这些表面气氛当作外交上的实际进展。这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事情的表面。他们收集领导人微笑、握手的照片，以便付印；他们收集协定的抄件，以便摘录和进行概括的报导。领导人会晤后，外事记者统计微笑、握手和

协定的数字，推敲晚宴的祝酒词，在返航途中观察官员们对自己的工作成果是否满意，了解外交官的夫人们购买了多少纪念品，然后，根据只有他们自己懂得的计算法，宣布这次访问是成功的或失败的。可是，两国领导人单独坐下来处理实质问题的真实情况，那些记者和他们的读者最终可能知之甚少，或者毫无所知。在照相机前，领导人是共同致力于和平的朋友；但关起门来，他们又恢复了本来面目：侵略者或受害者、猫或鼠、鹰或鸡、胜利者或失败者。

握手并不能改变国家的欲望或利益。“友好条约”并不一定体现或建立友谊。当两位领导人坐下来会谈时，他们并没有变成慈善家。如果不能换得他们认为具有同等或更高价值的东西，交易是绝对做不成的。良好的私人关系并不能确保良好的国家关系。所有的领导人，不仅仅是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都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的好恶之上。

领导人与对手会晤的目的是为了在国内报刊杂志上得到有利的报导，或者是为了寻求与另外一些国家打交道时可以运用的力量，或者是希望利用对方的弱点或优柔寡断来占据上风。国际关系不象在俱乐部进一顿午餐或与朋友打一局高尔夫球。国际关系更象斗蛇场，面对凶恶的敌人，你若盲目坚持心地要善良，礼貌要周到，那么你将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除非一位领导人对彼此的长处和弱点有充分的认识，除非他要从讨价还价中得到些什么，并有讨价还价的本钱，除非他准备经受行家对他的严格考验，否则他不应该和对手会晤。

敌对大国的领导人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是有益的。过去证明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第一，领导人